

人生六境



张祥平 著

心智

中南工业大学



“心文化”丛书



0832223

RENSHENG

LIU

JING



生六境

——心智

● 张祥平 著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六境——心智/张祥平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9

(“心文化”丛书)

ISBN 7-205-04272-0

I. 人… II. 张… III. 智力—通俗读物 IV. B84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2570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7 1/2
印数: 1—8,000 册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永富
封面设计: 李国盛

责任校对: 刘再升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小引：寻找幸福——心智二义，智分六等	1
一、天苍苍，野茫茫——心智微开(初智)	7
古歌今唱	7
垦荒之火	17
童年的香椿树	23
二、大山之歌——心智之道(天智)	34
山在召唤	34
“瞄准”星星	45
冒险“择”偶	53
自我感觉良好	60
三、水的故事——心智之境(理智)	72
河予我	72
三千年前的日记	80
双休日下午	91
春雨迟到京华	102





四、“上帝”死在哪里——心智之魔(言智)	112
“花红了”,“上帝”死了	112
梦	121
上学快乐	132
五、谁最“需要人”——心智之愚(仁智)	144
两个男孩儿	144
洋娃娃	155
澡堂要不要装浴池	166
老师万岁	176
六、中庸大智慧——心智之德(大智)	189
我爱大森林	189
1. 林殇	189
2. 林望	198
吾师贺麟	206
梵高百年祭	222
黑箱仙女与蝴蝶巫婆	233

小贴士：

寻找幸福

——心有二义，智分六等

我到欧洲不久，搬进学生公寓的第二个星期五，刚吃完晚饭，就听见电铃响。

出门来到走廊里，一眼看到大门外站着一高一矮的两个洋小伙子，我根本不认识。心想：可能是我听错了，要不就是他们揿错了房间。

我转身回屋。还没坐下，门铃又响起来。

我再次来到走廊里，只见那个矮个子抬起手臂挥动着，好像在向我打招呼。

我满腹狐疑地走过公用间，一边思忖着这里治安还好，一边就到了门边。端详片刻，看出他们没有恶意，就开了门。

我问他们找谁，矮个子说就是找我，还说出了我的姓名——在我们这个大门外的门边墙上，“廊舍”中每个房间的电铃按钮旁都有租住人的姓名。

我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矮个子说：“我们是教会学院的学生，想和你随便聊聊，





能不能进屋再说?”

我一下子就明白他们想传教，既然他们很有礼貌，我当然也不能失礼，就说：“欢迎，欢迎，请进。”

进屋坐定，几句话一说，我感到他们是可以信任的小伙子：正正经经，目不邪视，没有油腔滑调，没有世故算计。

矮个子说，他家本是荷兰南部的农民，有一次母亲得了重病，老治不好，后来听牧师的话，笃信基督，病就好了。从此，他也真的信了基督；信了之后，有了许多新的朋友，生命真的变得有意义了。

高个子说，他是苏格兰人，参过军。有一次，随英军去南美，休假时到妓院买欢。他不止一次去过妓院，这一次却突然发现那个妓女的眼睛里一片空虚。

说到这里，他似乎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面露惊恐，重复了一遍“empty(空白，空虚)”。

他接着说：“这时候，我非常害怕：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像她一样，是一片空白，没有灵魂！”

从此，他皈依基督，生活幸福。

我毫不怀疑他们说的是真话，我为他们祝福。

可是，我不信基督。

人生都要寻找幸福。我寻找的结果是：

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幸福；

有信仰又有知识的人，比只有信仰没有知识的人幸福；

信仰与知识相一致的人，比信仰与知识不一致的人幸福；

知识与信仰接受了五千年考验的人，比知识与信仰只

接受了五百年考验的人幸福。

我的信仰是我的祖国和民族，是它的生存延续能力；列祖列宗积累的“可持续”智慧和制度安排，曾经威仪四方，气吞八荒；后来死过，再后来又活了；近代死了，现代又要活了；它们正在苏醒，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将把它们发扬光大，更久地“可持续”下去……

“究天人之际”，“为祖先争光荣”，“为子孙谋太平”，“为人类求持续”，个人的幸福离不开列祖列宗和子子孙孙，幸福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幸福一定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自强不息。——

“完美的人生这样度过：不断地求取知识，以至于不再对世上的事物感到困惑；真诚地待人如己，以至于不再为了个人得失而忧愁；勇敢地实践前行，以至于不再畏惧任何困难。”（译自《论语·子罕 0929》）

个人是有限的，民族能够长存。

身体谁可逝？心智可不灭！

心有二义：心脏与神志。

“心跳可闻”中的“心”，是心脏；“心乱如麻”中的“心”，是神志。

“心智”之心是第二义：神志——“心之官则思”中的那个“心”。

智分六等：初智、天智、理智、言智、仁智、大智。多一等心智，便多一分幸福。

混沌初开之时，人类有“初智”。

人类学家把古人和今人都称为“智人”。有些现代人不





承认猿人有“智”，但是把早期智人与古猿相比，可以知道：“初智”有“悟”，一定不等于“无智”。智人之“心”，已经不是古猿之心。

“天智”建立在“初智”的基础上，天智是人与自然的“磨合”之果。

中国人把“磨合”称为“天人合一”，西方学者叫它“挑战和应战”。最早的“挑战者”是自然界（天），人类被迫“应战”。

那个时代，有过一次全球性洪水，铺天盖地，包围了山峰，吞没了高陵（《尚书·尧典》：“怀山襄陵”）。大难不死的人们，就有了“天智”——西方人传说的“诺亚方舟”，以上帝的名义，道出了天智；在东方，大山就是中华民族的“诺亚方舟”；初民之“情”，便是忧患之情。

有一些氏族部落不能应战，与自然磨合得不成功，就被历史的大潮淹没了。

“理智”比“天智”增加了主动性：“选择”。

不是“任意无限选择”，是“传承有限选择”，正像潺潺流水，或顺势而下，或穿山过谷——心中之“理”，多为自然之理；理多之人，就是智者。

人人都会说话，人人都有“言智”。哑语也是“语”，也可称“言智”。

言不同，则智不同：个人与个人不同，语系和语系不同，时代和时代也不同；言智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东有西，有南有北；有先简有后繁，有古律有今格……

不同之中有一同：“言智”是“心智之表”。把心中所思

表述为语言，交流于人间，此“智”超越芸芸众“生”。

“表象”之言能够涵养心胸，又可潜移默化，深及心智。用于人间争斗，就凝结成谋略。

心智用于人间协调，就升华为“仁智”——用心中“诚意”照亮同类。

“仁智”发自于“心智之里”。从里到外，可以增长智慧，正如孔子所说：“从内心里真诚待人，才有美好的心灵。如果不选择一个真诚待人的生活环境，就不可能使自己和子女变得聪明起来”。（译自《论语·里仁 0401》）

“仁智”不是人人都有，但却不是高不可攀：“人之初，性本善”，幼儿不伤他人，长大不负恩人，处世推己及人，遇事克己助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可以说是有了“仁智”。

世上惟有“大智”最难得。

老子说：“大智若愚”；孔子认为，中庸才是大智慧，因为掌握了中庸之道，才能够造福众人。

大智是实践中的“悟”，是布于众人的“情”，是左右逢源的“理”，是有所不言的“象”，是一张一弛的“意”。“不走极端，不断地权衡调节，履行中庸之道，保持多数人的信心和温饱，这是最高的道德和智慧！一般人很难做到这一点！”（译自《论语·雍也 0629》）

大智不是全知全能，相反，却比常人更多地看到了“知”的边界：“知道自己已经理解了哪些事，还知道自己没有理解哪些事，这才是大智慧。”（译自《论语·为政 0217》）

在“知”的边界之内，有真，有仁，有善；在“知”的边界之





外，有美，有信，有情……

俯瞰内外的高屋建瓴之处，有中庸——中庸不但是大智，而且容大美，含大信；喜怒哀乐思忧惧，七情六欲，不断地权衡调节，不断地互动磨合，谋求个人幸福，谋求群体延续。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

初智、天智、理智本于生活，姑且让我把“理论”放在一边吧！读者一定会原谅我的。

言智、仁智、大智也不必“理论”，只须撷取生活中的花絮！读者也一定会原谅我。

六等心智不过是个题纲，古今中外的生活才是骨肉血脉。

愿本书为读者的生活增添色彩和幸福：

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幸福；

有信仰又有智慧的人，比只有信仰没有智慧的人幸福；

信仰与智慧相一致的人，比信仰与智慧不一致的人幸福；

智慧与信仰接受了五千年考验的人，比智慧与信仰只接受了五百年考验的人幸福。

天苍苍，野茫茫

——心智敞开(初智)

一悟人，二悟母，三悟父；
图腾、忍冬、性禁忌，生生不息。

——题记

古歌今唱

——天苍苍，野茫茫，开天辟地
“悟”羲姜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记住了两句古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当我过了不惑之年，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感到不止一次地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歌词描述的景象。

其实，这首古歌一共有四句，开头的两句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而我，至今没有到过阴山，也不知道敕勒川到底在哪里，只是朦朦胧胧地知道：它在“西出阳关”的更西边……

直到我从文献中看见了中华文明的源头，才知道我“看见的”那些苍天，那些原野，那些风儿吹动的花草，那些安静觅食的牛羊，全都来自“血浓于水”的历史纽带：在我的身上，保存着七千多年前“华胥人”的血脉。

我的先人们曾经西迁到“天苍苍，野茫茫”的地方，他们放牧牛羊；还在古文献中留下了带“牛”带“羊”的两个大姓：“羲”和“姜”。

“羲”姓本为“牛”旁加个“羲”。这个字在1956年简化汉字之后改成了“牺”；用“羲”替换“牺”中的“西”，就是原字。从“羲”字可以看出“牺”氏族与“姜”氏族的同源关系，看出“包(伏)牺氏”和神农有“缘”，神农和黄帝也有“缘”。

千古之缘一字牵，所以，在简体字版本中，本文的“包(伏)牺氏”就写为“包(伏)羲氏”。

在近代，考古发掘出了他们的踪迹。

考古学家没有鉴定出他们姓甚名谁，可是，把古文献和考古记载衔接起来，我们还是能够回到“天苍苍，野茫茫”的时代，回到“智人”(*Homosapiens*)的起点——猿人与古猿分道扬镳的时代。

[二]

猿人不是猿，是人，是早期智人，猿人不但能够制造工具，而且能够保留工具；古猿不是人，是猿，古猿像黑猩猩一样，只会制造工具，不会保留工具。

保留工具，是“心智”之源。有了它，人类才从芸芸众生“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之灵。

世上的各种“生”物，只有人类保留工具！

有一些哺乳类动物能够制造工具，但是除了人之外的哺乳类动物都不保留工具。

制造了就用，用了就扔，有点儿像民谚所说：狗熊掰棒子，掰完了还是两手空空。这种“制造”算不了什么：黑猩猩发现了美味佳肴白蚁，白蚁急急逃入洞穴，“灵长类”黑猩猩就能制造工具。

掐断一根草，把草叶剥光，把草茎伸到白蚁的洞穴中，等到白蚁爬上了草茎，就把草茎拉出来，用前掌“撸下”白蚁塞人口中。

吃饱喝足，拿着个吃不能吃喝不能喝的东西多碍事！

黑猩猩总是把自己制造的工具扔掉：不管是草茎，还是石块树枝，全都用来应急。

只有近忧，绝无远虑——黑猩猩们实在“悟”不出来保留工具有什么用。

它们不“悟”，也能生存延续：它们的环境，比初人的环境宽松得多，“工具”随用随造，何必多费辛劳？

保留工具太“麻烦”了：一天用不上几次，可是总得带着



它。不管多么轻便，工具都要占一只“手”，四肢就变成了三肢。

要是呆着不动，还可以“三足鼎立”；可是，人是“动”物，一活动起来，三肢还不如两肢，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地方，日常派上用场的，就剩了两条“腿”。

普天之下，大凡“麻烦”的事情，如果还是有人去做，那一定就有了“心智”：指望着长远的好处。

如果有许多人去学着做，那么，就肯定有一些长远的好处。

如果世世代代都去做，其中的长远好处就一定更多，一定能帮助这个群体繁衍生息。

如果这种“麻烦”从一个地区扩散到越来越大的地区，那就说明：这种做法“适应了环境”，适者生存，不这样做的人被淘汰了……

现代发现的遗址之中，有人的地方，就有工具，到死也不分离。

是谁最先“悟”出来保留工具的长远好处？

没有人知道。

最初的“悟者”会不会“恰巧”就是被发掘出来的遗骸中的一位？即使是，也无法知道那个“悟者”是谁，因为那时还没有文字，没有记载，无从知道。

三

文献中能够提供的线索，不是几百万年前的第一个“悟者”，而是不到一万年前的第二个“悟者”：华胥。

华胥是个女性，传说葬在陕西蓝田。她把一个更长远的

好处“悟”出来了：“图腾”帮助人们从祖先那里继承生存知识，还帮助人们安排死后归宿。当时的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能够悟出传承关系的人，只能是女性。

这个女性悟出来的图腾是“火”，把牺牲放到火前履行祭祀，就是“胥”。

当时根本没有文字，可是有了发达的口声语言，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语词句，就像燃起一堆又一堆的火焰。

一代又一代地传到了周初，人们才为传说的内容创造了“胥”字。把这个字浇铸在青铜器上，留下了历史的印迹；过火之后，柴薪余燃，这是字的上半；野兽的肉，用作牺牲，就是字的下半“月”；字意是“视”，是“相视”；人们在图腾前祭祀，目不转睛，十分认真，分明感到被祭祀的祖先也在看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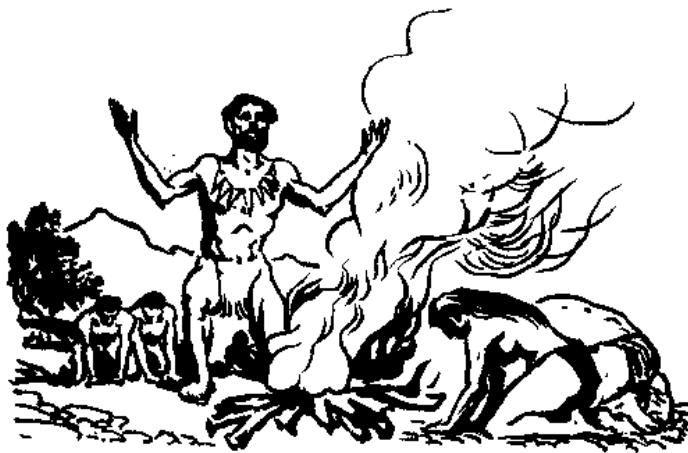
余燃的亮端

烧塌
的柴



兽肉

金文“胥”(古文称)



火边祭祀人群



为先人树碑立“字”，至今仍然屡见不鲜，何况当初？周人发祥于陕西，与华胥氏血脉相连，所以为祖先造字。

商殷早于周人崛起，是甲骨文的创造者，可是他们与华胥非亲非故，所以甲骨文中没有“胥”字。

历史属于能够延续的群体。

“胥”就是“续”，“续”就是“胥”：茹毛饮血的时代是“胥”，传承火，传承肉；衣冠交往的时代成了“续”，传承“丝”，传承“贝”。“续”字在简化之前不但有“丝”，而且有“贝”。造字时期的“贝”，就是今人的“钱”，是“宝贝”。

“胥”是姓，“华”是名。从“胥”时代的华胥，到“续”时代的皋陶，人们都是姓在后，名在前，正像现代的西方人。

在中国的典籍之中，记载皋陶的《尚书》在前，记载华胥的《列子》在后。不是因为华胥“子虚乌有”，而是因为第一个整理古文献的孔子认真严谨，他对中原的史料核实得多，对关西的史料核实得少，就删去了他不能肯定的内容。

后人的活动范围扩大，核实了更多的史料，就补充了史实。不但《列子》记下了华胥，《庄子》里两次写到的“赫胥氏”，也是“华胥”：

“赫”与“华”都是“胥”字上端那个余燃的火光：直接描述是“赫”，是“亮”，用植物顶端的花朵来比喻，就是“华”，是花。

现代人更容易理解：“光华”早已用来描述火光。

“胥”是姓，不只用于一个人，也不只用于一代人，所以在口传过程中没有走样。

历史属于能够延续的群体。